



政坛败将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

王朝柱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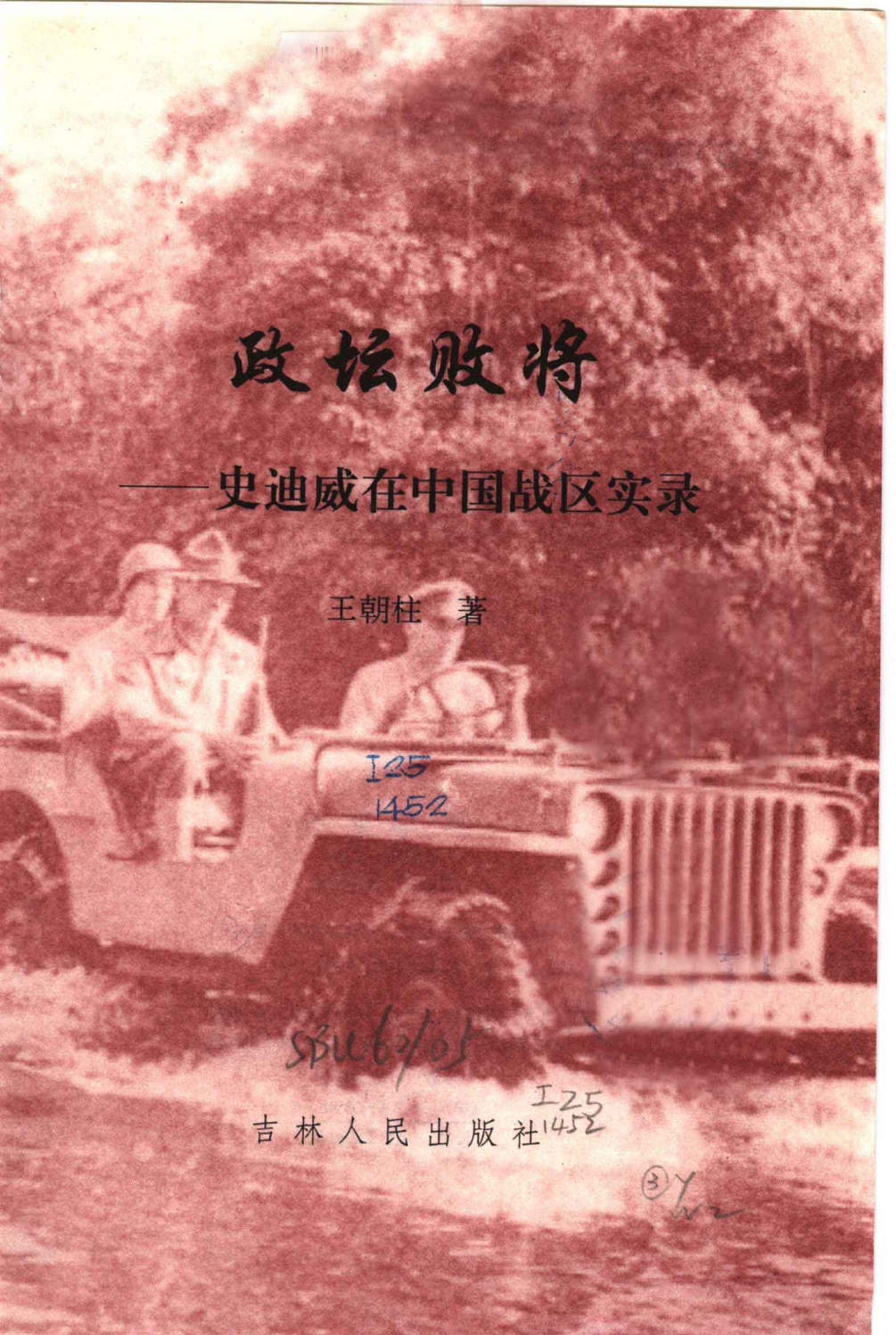


政坛败将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

王朝柱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SPUB/05

I25
1452

③ Y

(吉)新登字 01 号

政 坛 败 将

王朝柱 主编

贾淑文 责任校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875 印张 350 000 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 000 册

ISBN 7-206-02585-4

K·47 定价: 22.80 元



瓦坎、间布本胜利后史迪威向中国第二十二师赠旗 (1944 年)

(右一：廖耀湘，右二：史迪威)



“走累了，抽支烟”
——史迪威在缅北前线



『有土豆，就行了』
——史迪威在缅北前线



史迪威在重庆驻地主持军事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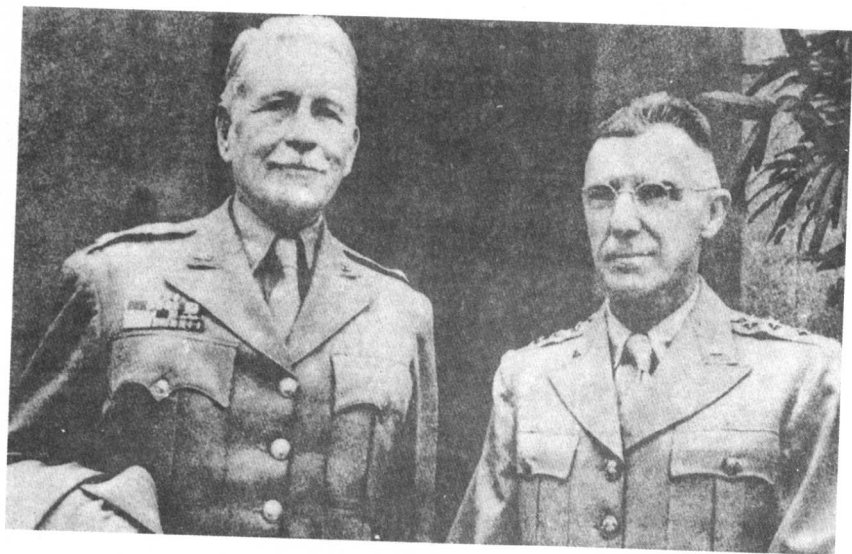
史迪威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授勋（1943年7月9日）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在眉谿（1942年）



史迪威同宋庆龄在重庆



赫尔利首次访华时同史迪威在重庆 (1943 年)

前 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因此，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是幕后政治角逐的继续。

进而推论：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介入的国家越多，各国的政治家在幕后角逐就越是错综复杂。

拙作《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就是通过日本偷袭珍珠港，从而导致史迪威将军使华近二年八个月所演出的悲壮的史剧，较为客观地揭示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等大国领袖在太平洋战场、亚洲战场以及中缅印战区幕后进行的政治角逐，使读者在较为全面地了解这场战争的同时，还能从中感悟到什么是战争，什么叫政治。

战场上的血与火是锤炼军事家的熔炉，战争幕后的角逐则是各国政治家大显身手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的血与火锤炼了史迪威、陈纳德、亚历山大、蒙巴顿、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等军事家，而在这场大战的幕后参加角逐的有罗斯福、马歇尔、霍普金斯、丘吉尔、蒋介石、宋子文……等政治家。

拙作《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的宗旨：通过史迪威在华悲剧这条主线，再现中、美、英三国元首及其军政幕僚是如何在幕后进行政治角逐的。因而拙作笔触虽然主要意在描绘史迪威这位悲剧人物——但又不完全类同于一般的文学传记，它还分出了很多笔墨再现凝重而广阔的二战背景。这

是受这一特定的题材所决定的。

再者，拙作《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不是政治评传，更不是史学专著。首先，这部拙作的叙述笔调是文学化的；其次，为了增加可读性，笔者把某些史实的时代氛围进行了提炼和渲染，把某些冗长的回忆史料改写成了对话；再其次，为了再现史迪威以及其他人物的心路历程，笔者在史实的基础上花了很多笔墨描写——甚至是推断其内心的活动。但拙作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是以史为据的，未敢杜撰行文。

在写作《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中外有关的专著、史料和回忆文章，还选录了一些原本属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此，笔者把主要书目、文章附录在全书的后边。另外，拙作中还有未指出引文的出处——甚至化入拙作行文的引证，这也是笔者应当说明并感谢的。

由于拙作参阅书籍上百种，加之大陆与台湾的行文风格有很大的差异，使得拙作的叙述笔调和引文难以统一。另外，同是一本翻译著作，大陆与台湾不仅释文不同，而且相同的历史事件也译得相去甚远。就说同是大陆的翻译书稿，也因译者不同而异。结果，同是一个外国的地名、人名和战役名称，就有了不同——甚至多达三到五个称谓。这不仅给笔者写作设置了困难，而且给读者增添了麻烦。为此，笔者尽量使之统一，力争做到浑然一体。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史迪威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海峡两岸，对其历史功过有着对立的歧见。拙作《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无意和其他著述争个孰是孰非，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成败得失，愿听海内外专家、读者的批评。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

于京城万寿寺苦乐居。

序

曲

临 | 危 | 选 | 贤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对美国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但是，由于东西半球因时差记时的不同，中国战时陪都——重庆依然笼罩在日本飞机轰炸的阴影中。即使是十二月七日的夜幕早已垂落，因战时灯火管制，山城也看不到昔日壮观的万家灯火。它就像是一座依傍着长江和嘉陵江建造的巨大的陵园，没有人世间的欢声笑语，惟有江水发出的愤怒的涛声。

山城重庆的南郊，有一座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山，有意思的是它却和我国安徽的黄山同名。它不具有“山峰劈地摩天，云疑碧汉”的黄山的万千气象，也难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然而由于抗日军兴，蒋委员长一撤金陵，再撤武汉，最后把山城重庆选作陪都，加之这座小小的黄山具有避暑、防空的双重优势，遂又被蒋委员长选作自己独享其成的别墅胜地，因而也就成了中外瞩目的政治中心了！

夜雾就像是润物的毛毛春雨，不知不觉地包住了黄山，那一棵棵高大的疏密有致的青松翠柏，既罩上了夜幕，又披上了雾纱，完全失去了日间的雄姿。令人惊诧的是，在松柏掩映的

房屋窗口中依然亮着灯光，远远望去，宛如是装上了氖气灯泡，拖着长长的乳白色的神秘的余辉。这就是蒋介石在黄山别墅中居住的老草堂。

老草堂会客厅既不宽绰，更不豪华，除去沙发、茶几，以及地上被踩得有些变了色的纯毛地毯而外，似乎再也看不到其它珍贵的装饰物品了。然而正面墙上并排挂着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却十分显眼，加之上面插着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军事专用符号，给大战时期的人们一种惧怕战争恶魔的特殊刺激，可是对于老草堂的主人——蒋委员长而言，却从这些不同的军事符号中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与未来战争的发展。

漫漫的冬夜已经很深了，蒋介石依然驻步立在那幅世界地图的下边，忽而伸手移动欧洲地图上面的军事符号，忽而又把一些新的军事符号插在太平洋诸岛上，待到他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大洋洲……全部插满不同的军事符号的时候，他那表情严峻的脸上渐渐露出了得意的笑靥。不时，对面墙上那架红木雕花的大型挂钟传来报时的十二响的时候，他竟然不无鄙夷地笑了，旋即又近似自言自语地问道：

“新的一天到了，这钟声究竟是为哪家敲响的呢？”

“大令，你在说些什么？”

伴随着轻轻的问话声，一向喜爱过夜生活的蒋夫人——宋美龄业已穿好美式睡衣自内室走出，有点憔悴地站在了蒋介石的身后。

恰在这时，蒋介石缓缓地转过身来，宋美玲不无惊诧地看看蒋氏那气度不凡——或曰自鸣得意的表情，再看看墙上那两幅地图插得乱七八糟的军事符号，真是如坠五里雾中。蒋介石似乎在有意制造话题的悬念，先是淡然一笑，复又加重口气地说道：

“新的一天到了，这子夜的钟声是为哪家敲响的呢？”

宋美玲一听蒋介石说话的口气，就知道这位自负的委员长又筹划好了新的“文章”。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她就遵照着满足对方显示所谓雄才大略的虚荣心行事，故有意地笑问：

“你说呢？”

“我嘛，”蒋介石再卖个关子，得意而笑地说道，“我想听听夫人的高见。”

“是丧钟，还是喜钟？”

“这怎么说呢？”蒋介石沉吟片刻，“恐怕是兼而有之。事实上嘛，没有丧，何谈喜？”

“是指欧洲战场吗？”

蒋介石未作正面回答。他转身拿起长长的军事教鞭，指着欧战正酣的军事地图扼要地指出：德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进攻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的开始。在德国闪电式的攻击下，波兰、法国等相继灭亡；就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在希特勒海陆空并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首相张伯伦被迫宣布引退，丘吉尔临危受命筹组战时内阁，靠着天然的屏障英吉利海峡坚守英伦三岛。最后，他不无鄙视地说道：

“从目前的态势看，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不到敲响丧钟的时候。自然，他们谁也不会敲响庆祝胜利的喜钟。”

“那……你是指苏德战场了？”

蒋介石微微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又指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军实施所谓“巴巴罗萨”计划，自波罗底海至喀尔巴阡山一线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就在秋冬相交的季节，德国占领了苏联欧洲的大部领土，在斯大林的指挥下，遂开始了举世瞩目的莫斯科保卫战。蒋介石讲到此处有意打住，无比高傲地评论道：

“由于希特勒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自然也就小视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潜在力量，选择错了进攻莫斯科的时间。结果嘛……”

“会重蹈当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覆辙吗？”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希特勒会一蹶不振吗？”

蒋介石微微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呢？”

“因为希特勒还有进攻苏联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更加得意地笑了笑，以下结论似的口吻说道，“因此，今晚这子夜的钟声既不是为希特勒敲的，也不是为斯大林响的。”

“那到底是为谁敲响的呢？”

“为日本的东条英机，为美国的罗斯福，为中国的蒋某人敲响的！”

宋美龄闻之震愕不已，瞪目咂舌，继续听蒋介石慨然而道：

“准确地说，今晚这子夜的钟声，对东条英机而言是先喜后丧，对罗斯福而言是先丧后喜，对我蒋某人而言嘛，”蒋介石有意停顿片刻，他突然表情一变，断然地说道。“自始至终都是喜！”

宋美龄听罢惊得不知所以，惟有希冀从蒋介石这断然的话声中——乃至于蒋介石那肃然严峻的表情中感悟到些什么，但一向自视有灵气的蒋夫人什么也未感悟到。

蒋介石似乎猜透了宋美龄的心思，他突然换作另一副形象，猝然背剪双手，模仿着中国所谓名仕的派头，轻声哼着江南的山歌小调，在室内缓缓地踱起了步子。

面对蒋介石这傲岸不逊的表演，宋美龄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她真想忿然回身，走向卧室纳头便睡。但时下的宋氏家族的小妹早已不是“小企鹅”时代的女性，而今早已成了

可以左右中国抗战大局的第一夫人，所以她理智地藏匿起女性独有的自尊，故作矜持状，并以政治家的口吻问道：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蒋介石取来一纸绝密等级的公文，在手中掂了掂，似有千斤重的样子，然后又郑重地递给了宋美龄：

“夫人，看后自明。”

宋美龄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接过这纸绝密等级的公文，阅罢大惊，忙问：

“这会是真的吗？”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份绝密等级的文件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世人传说的我国首先破译的震惊世界的密码：日本海军将于十二月七日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蒋介石在治军制敌的生涯中，非常重视对敌方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密电码的研究和破译。远在中原大战期间，他就曾利用破译电文的手段，挑拨阎冯联盟，进而取得蒋冯阎中原大战的胜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节节入侵，“国民党内一部分显要就打算收集对日情报工作，以维持其统治政权，并作为对日交涉讨价还价的依据。”遂在宋子文等人的推动之下，于一九三五年初成立“密电检译所”，是一个极为保密的机关，直属蒋介石本人领导，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幢比较僻静隐蔽的二层小洋楼，并有一个小院落。”不久，就“顺利地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其中“日寇在华的军用电台也能侦察到一些”。

“七·七”全面抗战——尤其是自南京撤到武汉以后，密电检译所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力量侦收日本军用密电。”为方便工作，对外改称“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待到自武汉撤

退到桂林之后，遂相继破译了日本海、陆、空密码”。并“可以从中获知其位置和调动情况”。待到国民政府全部退到重庆之后，“日本外交密码多数均能适时破译，侵华日军的密码也在掌握之中”。不久，又改名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很快被军统侵吞，成为戴笠邀功请赏的私人工具。

据当事人王维钧回忆：“太平洋事变发生一星期前，我们从日本海军军舰通讯联络中了解到它们相互靠拢的调动情况，并破译了一份海军密电，得到了它们即将偷袭珍珠港，准备出动空军轰炸的情报。我们立即将此情报专送侍从室。过了两三天，又同样截获破译了一份海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密电，我们也立即送出。我们确信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了。不出二三日，日军果然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损失惨重。”王氏还说“据我推测，我们将上述两份日本海军密电情报送到侍从室后，可能是由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交给戴笠”，并转呈蒋介石的。

查唐纵日记：

“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密○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 Haruna 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乡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烧密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

“日本如战，必在英美准备未完成之前，故其时期当在本月六日以后，明年以前发动。阅 Haruna 之电讯则行动之期更近矣。”

宋美龄听罢蒋介石的陈述，复又看了一遍破译的电文，依然是将信将疑地问道：

“有多大的可信性呢？”

“百分之百。”

“通知美国了吗？”

“岂止是通知了啊”，蒋介石猝然脸色一变，非常气愤地哼了一声，“近来，我们把侦译到日本的所有军事情报，都及时地通知我驻美情报站长肖勃，并通过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转告美国有关部门，提请他们注意。”

“美国的态度呢？”

“据驻美国大使馆报告：美国的一些将军们听了捧腹大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令人恼怒的是，他们说我们在破坏美日关系。”

“结果会怎样呢？”

“就一定出现方才我说的结论。”蒋介石一看宋美龄那有些茫然的表情，不高兴地重复道，“今晚这子夜的钟声，对东条英机而言是先喜后丧，对罗斯福而言是先丧后喜，对我蒋某人而言自始至终都是喜！”

宋美龄作为一名纵观全局的女政治家，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结论的真谛所在：那就是因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就必然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从而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开始，日本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偷袭珍珠港可能获胜，美国因无备而战必然遭到惨烈的大败。但随着战争的推移，作为经济、军事大国的美国会很快转败为胜；同时，也就等于敲响了日本亡国的丧钟。结果，中国和美国——乃至在印支和太平洋地区有利益所在的欧洲国家，很自然地就结成了广泛的反日军事同盟。从此，也就结果了中国单一抗击日本侵略的被动局面。这是蒋介石作梦都想出现的局面，自然他自始至终都是喜啊！

从另一方面而言，宋美龄十分迷信美国的科学技术，她本

能地认为中国能破译日本的军事密码，美国为什么就不能破译呢？因而她对蒋介石的欣喜是存有怀疑的。她为了不打击蒋介石的情绪，说了一句“该休息了，让上帝保佑我们吧！”遂挽着蒋介石走进卧室。

叮叮……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从梦中惊醒。蒋介石不容分说，就像是在等待万分紧急的军情通报，腾地坐起，伸手拿起电话，严厉地命令道：

“喂！我是中正，快向我报告情况。”

正当蒋介石全神贯注地听电话的时候，卧室外边——客厅中的巨型挂钟传来清脆悦耳的四下钟声。

宋美龄受教于美国，是习惯于过夜生活的。换言之，黎明前后的睡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加之，她不习惯在山城重庆雾气中生活，身上染有严重的痲疹，平常全身痒得钻心，尤其是躺在床上失眠，这钻心的奇痒就搅得她痛苦非常。这样一来，越失眠越痒，越痒越失眠，折磨得宋美龄神情沮丧，精力不支。今晚，她好不容易才进入梦乡，又被这电话铃声吵醒，很自然地生出一种厌恶感。为此，她本能地说道：

“不像话，才凌晨四点就来电话！”

蒋介石似乎有意和宋美龄过不去，他啪的一声挂上电话，顺手把贴身的被子一擦，纵身跳到了地上，又啪的一声打开了柔和而且明亮的顶灯，大声地说道：

“太好了！我早就盼等着呢，这电话应该早些时候打来才好啊！”

宋美龄于昏昏然中毫无精神准备，蓦地被这骤然亮起的灯光刺得紧闭双眼，下意识地吧枕巾的一角罩在脸上，她几乎发怒了，愤然地说道：